

村里那棵老椿树

赵志会(嘉祥)

关于故乡的记忆,最清晰的,只剩下那棵老椿树了。

乡亲们称它为村里的“椿树王”。何时栽种已无从查考,只记得树冠如巨伞般撑开十多米,树干笔直,足有一搂多粗、五米来高,稳稳立在我家老屋后。它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栉风沐雨,默默见证着村里的悲欢离合。

夏日的椿树下,是孩子们天然的乐园。浓密如盖的树冠,将毒辣的日头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,只筛下细碎的光斑。空气中,弥漫着淡淡的椿花吐出的、带着微苦的清香气。孩子们围着这巨大的阴凉,推铁环、打拉子、下四棋、斗地主……玩着纯粹的游戏,唱着无忌的童谣。

到了夜晚,老椿树又化作一顶巨大的帐篷。屋顶上、石板上,凡是它能遮蔽露水的地方,都躺满了酣然入睡的乡亲。老人们说各种害虫、毒物都不敢在它的荫庇下造次。

就这样,老椿树默默陪伴着村庄,不知走过了多少个四季轮回。一个春日,它被卖给了附近的木器加工厂。

今年夏天的一个中午,我正在省城学习。会场里,一张白色的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——桌面上赫然有一个圆圆的洞!我俯身一嗅,熟悉的木质气息钻入鼻腔。是椿木!难道是我们村的老椿树?那个圆洞,不正是它身上曾经的疤痕吗?

大滴的泪水,再也无法抑制,重重地砸落在桌面上,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。

36张存单的爱

孙秀启(邹城)

每个月领到工资,我都会走进小区附近的农业银行,为母亲写下一张定活两便的存单。等到周末返回农村老家,便将这份心意交到母亲手中。

看着银行工作人员熟练地操作,那狭长的存单很快被打印出来。握着尚带余温的纸片,我仿佛已看见母亲接过它时,脸上漾开的笑容与幸福。三年下来,这样的动作重复了三十多次,加上手中这张,正好攒成了36张存单。

对母亲的关心,我远不如姐姐那般细心勤快——她时常回家陪伴父母,不仅添置吃穿用度,还主动分担家务,总不忘留下些零花钱。粗枝大叶的我,往往只是口头问问家里缺什么,母亲总说“啥也不缺”,我便信以为真,很少往家买东西。反倒是每次离乡返城,行囊总是塞得满满当当。

年少时的记忆中,母亲的衣柜里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;饭桌上,她总是默默就着咸菜,把不多的炒菜都留给我们。待到儿女各自成家立业,原以为母亲终于可以享享清福,她却依旧省吃俭用,把我们给的钱攒起来,念叨着“等以后有大事的时候用”。我和妻子劝她该花就花,母亲却总笑着摇头:“我花不着钱。这些钱留着,等有大事再用。”

上周六回家看望母亲,我告诉她:“您孙子谈对象了,等时机成熟,带女朋友回来看看您。”母亲一听,眼里瞬间有了光彩,欣喜道:“这可是大好事!”她脸上洋溢着光彩,认真地盘算起来:“见面时,我得给未来孙媳妇一个见面红包;等定亲,得包个更大的;结婚那天,红包还要再厚些!对了,还得再攒点,等他们有了孩子,也要送个大红包……”说着说着,她便催我:“快去数数存单上的钱,看够不够用?”看着母亲郑重其事的样子,我连忙说:“妈,哪用动您的存单!所有红包我来准备,到时候您亲手交给孩子们就行。”母亲却执拗地摇头:“不行,这样的大事,就该用这存单里的钱。”望着母亲固执的神情,我不再争辩。我不愿打扰她对这份未来幸福的精心筹划与期待。

爱是生命最好的养料。这36张小小的存单,蕴藏着血脉里最浓郁的亲情,无声地滋养着生命,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……

蜜蜂的使命与担当

刘巨成(任城)

我自小对蜜蜂颇有兴趣。深入了解它们,是在读了苇岸的《放蜂人》之后。

苇岸的文字令我震惊:除了蜂王,蜜蜂寿命仅三四个月,甚至更短——春生者活不过夏,夏生者熬不过秋。更令我心疼的是它们一生的勤勉自律。以工蜂为例:成年首日即清理巢房,泌蜡造脾,调制花粉,分泌王浆,饲喂幼虫、蜂王和雄蜂;十五日龄出巢采集花蜜、花粉、蜂胶及水;三十日龄后渐成老蜂,负责侦查蜜源,防御敌害。生命耗尽时,便悄然辞别蜂群,不知所终。

有一天,拜访一位大运河岸边的放蜂人。他守着五排蜂箱,住一顶绿色帆布帐篷。几年来我多次见他守在此处。走进蜂场观察拍照,入帐长谈。他简述养蜂日常,提及早年远赴皖南、江西逐花的不便。但一谈起蜜蜂,便充满钦佩:“蜜蜂的辛劳,我们怎么都赶不上。”

蜜蜂的勤勉自律,源于肩负生存与繁衍的神圣使命。自知生命短暂,才不留余力地劳作,多采一份蜜,为同伴与后代多储备食物,为种群存续创造更好条件。或许它们也明白个体微弱,唯众志成城方能完成使命。

人类是世上最智慧强大的生物,早已解决基本生存,进而追求远超生存所需的物质享受,却也过度消耗资源。未来生存环境会否更好?无法预知。解决了生存,绝不意味一劳永逸,更不应肆意妄为。

蜜蜂,我可亲可敬的邻居。你不仅赐予甘甜,更以自身行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——关于生命、责任与使命担当的朴素真理。

绽放

黄莹(任城)

去年九月,怀着满心期待,我将五颗百合种球埋入土中。虽已记不清确切日子,但每每回想,总觉若能执笔记录它们的成长,该是何等雅致的情趣。

我偏爱播种球根、培育幼苗,或是撒下希望的种子。在我眼中,花儿如灵,自小呵护,便能与之结下深厚情缘。每一次抽枝展叶,都牵动心弦,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惊喜。

那时,五颗百合种球,被我精心安置于两个大小不一的花盆:一盆四颗,共享天地;一盆独居,悠然自得。九月,它们便以倔强之姿破土而出,嫩芽初绽,形似新笋,层层叠叠,奋力向上。十月,日渐茁壮,高矮参差,仿佛暗自约定,竞相舒展枝叶,茎脉与叶片愈发明晰。

时光悄然流淌,十一月,嫩绿的花蕾悄然探出头来,俏立枝头,每株竟都承载着两三颗、甚至五六颗蓓蕾的希望。步入十二月,那点点新绿悄然蜕变,晕染上娇嫩的鹅黄。而一月的我,心早已被期盼填满,揣想花开的模样,想象那嫩黄花苞怒放时的绚烂光景。

怀揣这份细腻期待,我值守岗位直至春节。大年初一归家,推开门扉的刹那,眼前的景象瞬间点亮了整个世界!六瓣橘黄的花瓣如孔雀开屏般优雅舒展,又如倒垂的金盏。每一瓣都流转着迷人的光泽,花瓣上点缀着赤豹纹般的深色斑点,仿佛是花柱成长的印记,深深烙印其上,诉说着生命的轨迹。一枚粗壮的花柱傲然挺立,六枚细长优雅的花柱静静环伺,它们相依相偎,无声地诠释着生命的美好。

当新年的晨光温柔地拂过大地,百合以最娇艳的姿容傲然绽放,仿佛携尽了世间一切美好的祝愿,为这崭新的年岁,注入一抹难以言喻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希望。

家乡的儒源桥

丰艳(曲阜)

在我的家乡曲阜,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儒源桥。

每当我行经此处,看南来北往的车,观行人悠闲漫步嬉戏,听桥下流水潺潺、鸟啼蛙鸣,便觉心旷神怡,一种踏实的幸福油然而生。

儒源桥气势恢宏,雄伟壮观。始建于2016年7月,桥全长约183米,宽31米。桥的南北两端,各矗立着两座古韵楼台,遥相呼应,平添几分威武雄浑。桥面设计为双向六车道,两侧辅以人行道。人行道上覆有古典廊亭,亭内绘有精美图案,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。

夜幕降临,儒源桥便换上了一身璀璨华服。桥顶灯带流转着缤纷色彩,桥洞轮廓的霓虹灯闪烁明灭,五彩斑斓、璀璨夺目,分外迷人。桥南岸东行约百米,摩天轮缓缓旋转,仿佛将人带入浪漫的童话世界;再向西南望去,与蓼河、大沂河交汇处的遗梦桥相映成趣。若乘一叶观光船,看灯光将流动的画面投射在遗梦桥两侧,便如“人在画中游,画在景中走”。

大桥两端,小商贩们卖力吆喝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水果花卉、零食小吃、萌宠玩具、针织小物,乃至套圈、射气球、DIY涂鸦,琳琅满目。桥东西两侧,又是另一番光景:打牌下棋的,吹拉弹唱起舞的,拍短视频开直播的,应有尽有。自儒源桥落成,这里便成了人们竞相打卡的网红聚集地。

我爱家乡的儒源桥,更爱那淳朴善良的家乡人。

雨天的上九山

杜少华(邹城)

雨天游上九山,别有一番风味。

雨水濯洗过的老屋,黛瓦粉墙愈加深沉;古朴的石板路,泛出温润如玉的光泽。整个村落清新淡雅,俨然一幅晕染开的水墨长卷。雨滴敲击树叶、轻叩屋檐、溅落石阶,交织出纷繁而悦耳的声响。

若有逸致,不妨撑一柄江南韵味的油纸伞,沿着悠长的石径徐行,尽情饱览这雨幕笼罩下的上九山。

竹竿巷内,从翠竹经雨水洗礼,叶片碧绿油亮,鲜嫩如初绽新芽。微风拂过,万竿青竹随风倾侧,细雨沙沙,恰似翠竹在低低絮语,“人竹万竿斜”的灵动景象,便鲜活地呈于眼前。

雨点敲打院中石阶的清响,与屋内梁柱在湿润空气中低沉的嗡鸣交织,恍惚间,似能听闻百年前书生秉烛夜读的吟诵之声。

立于萧进士府门外俯瞰,一条清溪依着山势自西向东淙淙流淌。溪水或挤过石缝,或漫过岩板,乘势跌落,形成道道小小飞瀑,颇为可观。不知其源起何处,只见它自西边连绵的深山汨汨而来,不舍昼夜,汇成小河,最终注入一口浑圆的深井。井中竟还沉卧着木质游船的残骸,想必是进士府后人当年荡舟遣兴的遗物。

黄昏时分,雨霁云收。袅袅炊烟自石屋烟囱中缓缓逸出,与氤氲未散的雨雾缠绵交织,在山谷间悠然飘荡。石板路的水洼如镜,倒映着被洗净的天空,澄澈瓦蓝。古村的石头仿佛吸足了雨水,透着温润的光泽,连空气里也弥漫着草木与泥土湿润的清香。

步出东门,回望。烟雨迷蒙中,上九山静默伫立,如一位沧桑的老者,低诉着千年的故事,静静等候着下一个来访者的足音。